

中药的重量

口述：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委员、艾克医院副院长孙彩珍

整理：王凡

这样的情况是常常有的：病人已经生命垂危，家属问医生还有啥法子？医生会说，那你们去弄点中药吃吃看吧。

一些医院最后不得不放弃治疗，或者告诉家属病人活不过几个月或者几天，最后被中医救过来或者大大延缓的生命一年有多少？

没有人统计过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很多很多！我们过段时间要报道一个被权威医生判了“死刑”，日后却依然健在的医案，采访时听得我感慨万千。

有人问我中药的分量有多重？我曾经说过，生命的重量就是中药的重量！

中医有个先天不足，就是拿不出具体数据。如果你治好了病人，有人还说你是瞎猫碰着死老鼠。不过今天的文章里头，该有数据的地方，全部都有国家权威部门的数据放着。

当然，我们老百姓也不大相信数据，我们只晓得你当医生就要会看毛病，收费要合理。

生了毛病，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中西医结合，不要看不起中医，也不要以为中医生年纪越大越好。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，到了 40 岁，该开的花也该开了。

孙医生记忆力惊人，整天看病，背都有点驼了。为啥？20 年来几乎天天要给危重病人看病，压力大不大？她是孙院长的亲妹妹，毕业于浙江中医药大学，与哥哥孙院长一起坐诊 20 多年，经治的病人数和口碑不在哥哥之下。

“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”。

孙医生有今天的成绩，不是偶然的。

读者如有问题请致电：0579-82235120
0571-88130000

——编者



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委员、艾克医院副院长孙彩珍

师”地叫，说弟弟吃了药后，本来一天 23 个钟头疼，一个钟头不疼，现在倒过来了，一个钟头疼，23 个钟头不疼。
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忙的时候，我和我哥晚上要忙到一点多钟。

个老太太，在我这里看好了毛病。村里人问她地点，她不认识字啊，只记得“孙医师的门口有两块牌子。”结果人家找来找去找不到我们。

越到后来越不行了。山区的农民，你给他治好了毛病，他不仅给你送本鸡、送火腿、送花生、送锦旗，还在我们单位门口放炮仗，时间一长，就连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都晓得了。

那个时候年轻啊，名称全部想好了，叫“999 中药研究所”，计划以县供销社、县科委联手开发抗肿瘤药物，报告打到县政府，领导批示“请卫生局大力支持”，真是万事大吉，我们喜滋滋地跑到县卫生局，把批示放到局长面前。

卫生局长一点笑脸都没有：“你们晓不晓得这样做是违法的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注意你们很长时间了，你们如果继续非法行医，就查处你们！”

我们一下子就呆在那里了。

但病人来求你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好，公家的地方不行，我们就躲到家里看。

卫生局说话算数，没多久，就同工商部门把我们藏在家里的所有药材全部拉到街上，当着群众的面，一把火给点了。

为了这个事，供销社和卫生局两个单位还弄得很不愉快。

四

要想合法行医，首要条件就是要有文凭。

4 年以后，我和我哥拿着省中医学院（现改为浙江中医药大学）成教学院毕业文凭、国家组织统考的执业中医师证书去见卫生局长，局长一边翻证书一边笑：“你们这样我就放心了，今后好好干！”

读了几年书，好的方面是中医理论系统地学了一遍。但书读多了，胆子就小了，原来治疗白血病，我用砒霜会超过规定量的 140 倍！读过书以后，砒霜我是碰都不敢碰了。

杭州某医院和东阳防疫站都来请我们。东阳防疫站站长为了留住我们，居然把我们的铺盖也“抢”到了东阳。

东阳卫生局一位局长听说磐安有对兄妹看肿瘤有点名气，不相信，专门到病人中去调查，在了解了情况后，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。

我在东阳防疫站肿瘤科一干就干了 7 年。

记得有一个横店的肿瘤病人，神志不清，我给他治了 11 个月，体内肿瘤全部消失。我跟他说：“你还得再吃两个月的药。”病人呆了半天，说：“孙医生，你这句话如果早两天说，我还做得到，但现在做不到了。”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的药费都是村里人 5 块 10 块钱凑起来的。知道自己毛病好了，我高兴极了，前两天我一家一家去登门谢过他们了。你现在再叫我吃药，我没有脸再向别人要钱了啊。”

那怎么办？

病人想了半天：“我能不能把最值钱的东西抵押给你们医院，等我有钱了，再来赎？”

第二天一早，走进门诊室，我看见角落里放着一台补鞋机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原来这就是病人最值钱的家产。

这个病人，后来我们防疫站大家帮他度过了难关。

在东阳的时候，有一位专家每次下来检查工作，都要查我们的处方，我们防疫站呢，总不大肯拿出来。为啥？那个时候我们在治疗肿瘤方面已经有点名气了，万一有人乘机偷走，我们岂不是哑巴吃黄连？

五

1999 年，我们想到大一点的地方去开家医院，这就是金华艾克医院，主攻方向是用中医治疗肿瘤。

去年我们的门诊量超过了 4 万人次，但刚开出来的时候，别人哪里相信啊，营业额只有 300 元一天。

中医治疗肿瘤，一般都是作为西医治疗的辅助手段，减轻放、化疗副作用。但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却是要把中医上升到治疗的主要手段上来，否则有什么必要开医院？

我院收治的病人，大部分是经过放疗、化疗、手术后或用其他方法治疗后复发的晚期肿瘤病人，很多人体重都瘦得 50 公斤都不到了，血色素降到最低限度，有的正处于大量呕血、咳血的危急情况中，有的多日来只靠输血输液活命。就是这样一些危重病人，很多都被我们救了过来。

有个叫金京春的病人，嵊州绿溪麻家村人，1994 年医院诊断为多发性结节型肝肿瘤，合并肝硬化，大量腹水、门静脉栓塞、脾肿大、肾积水。我见到他时，腹胀高凸如鼓，呼吸困难，每餐只能进食半碗米汤。他连续吃了 6 个月的中药，结果肿块、门静脉栓塞、腹水都消失，脾、肾恢复正常，并在停药 3 个月后正常劳动和生活，至今健在。

像这样的病人，特别是被大医院判了“死刑”的，我们救了他们的命，费用也不要动不动几万几万，病人那个感激啊，就不用说了。

1999 年，我们为上海一位叫妮秀英的病人治疗肝肿瘤，她介绍过来的病人，现在已经达到了 267 人。

现在我们的医院是金华市级医保定点单位、非营利性医院、中华中医药学会“中医名院”、省抗癌协会会员单位、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员单位、金华红十字会会员单位。

2003 年我们在杭州半山设了一个门诊部，里面有个医生的亲戚得了肿瘤，就吃我们的药。他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是从农村里一点一点做上来的，能进到杭州城里来，一定是有真本事的。”

杭州某医院有个骨科医生，胃肿瘤肝、骨转移，听病人说我们这里好马上跑来撮药，他吃了效果不错。

六

看了近 20 年肿瘤，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，很多经验和教训实际上是用病人的生命换来的。有什么突破那不敢吹牛，但我们确实找到了一条用中医有效治疗肿瘤的路子。

1999 年，我们把临床效果比较突出的一个组方上报卫生部，结果表明，这一组方具有抗突变作用。能抗突变，从西医的角度说就是能够治疗肿瘤；

我们还请省疾控中心对一个组方做过 5 个月的动物实验、药理实验、功能实验，他们也发现，我们的组方在抗基因突变、制止肿瘤细胞生成、调节免疫方面是有显著作用的；

2002 年，我们研制的抗肿瘤产品获得了浙江省优秀科技成果奖；

2003 年 5 月，我们去拜见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专家时，跟他讲起我们在治疗肿瘤方面的成果，他很惊讶，但又不全信，说：“为了验证你说话的真实性，我们要亲自试验。”

试验的样本不准我们提供，是他们亲自派人提取的，一式两份。这一次，总共做了 10 多项试验。结果表明，所做的中药组方对“抑制 Lewis 肺肿瘤细胞、SMMC-7721 肝肿瘤细胞、HL-60 人淋巴瘤细胞性白血病细胞、SCG-7901 胃肿瘤细胞、HCT-116 结肠肿瘤细胞肿瘤细胞生长具有显著抑制率。”（摘自中国科学院—上海生命科学院试验分析报告）也就是说，这一次从西医方法证实，为什么我们的中草药对肺肿瘤、肝肿瘤、淋巴肿瘤、胃肿瘤、结肠肿瘤等具有确切的抑制作用。

做这样一个实验，费用要好多万。但当时上海生命科学院的领导说，如果实验结果像我们说的那样，收费的事情就再说。实验结果出来后，他们为了表达一种喜悦和敬重，居然派人给我们亲自送了过来。

行医近 20 年来，一路上走来总会遇到很多帮助我们的好人。我想，这是因为大家对中医都怀着一颗爱心的缘故吧。

七

如今病人是越来越多，我们在上海又开办了制药厂，我的时间真的非常紧张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和哥哥手把手带出一批助手，在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已能独挡一面，挑起大梁，象武汉的张先珍副主任，浙江这边的陈博副院长、门诊部主任曹汛、杨德志副院长等，病人对他们也是信任有加。现在是我不在医院的时候，看病的人不断增多，以前都是冲着我来，现在是冲着我们医院的名声来的，因为助手们开出的方子和我开出的方子一致，所以有的病人病好了后，不仅要和我合影，而且一定要拉着我的助手一起合影。更为可喜的是我哥哥的女儿孙露茜也从医了，要把中医治肿瘤、肝硬化的医术传承下去。

用药如用兵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所以有一点我始终是清醒的，那就是：我不完全满意的医生，我是不会放在最后处方上的。

（摘自《环球时报》）

一

40 多年以前，我和哥哥的中医启蒙老师想拜天台石桥一个老中医为师，但农村里有手艺只传内不传外，几次登门都被婉言谢绝。有一天，师傅听说那位医生一病不起，就想去看他，但想来想去拿不出像样的礼物，最后挑了一担野板栗星夜兼程赶往天台。

弥留之际的老中医看到师傅，感动地说：“你挑这么贵重的礼物来看我，我没有什么可送你的，回去的时候，你就挑一担医书回家吧。”

我生长的磐安县方前镇陈岙村，从中医的角度看，是一块到处长满药材的风水宝地。还没到上学年纪，我就和哥哥跟着师傅上山采药，再把生药炮制成饮片。

二

1991 年，省里一个医疗队巡回医疗到我们那里，看到躺在磐安人民医院病床上的我爸爸，一眼就看出：这个病人是晚期肝肿瘤。

我和哥哥带着爸爸到杭州一家大医院复诊，结果还是碰上下乡的那位教授：“来干什么啊？回去吧，不要花冤枉钱了。”再回到磐安，医院就不让我们住院了。医院旁边有个操场，操场边上有棵大杨松，我爸爸只好躺在那棵树下面，盐水瓶呢，就挂在树上。

医院开给我们 14 瓶青霉素，6 瓶盐水，越挂，肚子越大，小便“滴滴哒哒”拉不出来。

我问师傅我爸爸有没有救？他一声不响。

金华市供销社有位朋友听说情况后，打电话来慰问：“你爸爸也就这一两天的事了。”

爸爸生病后，我们一直在思考，但就是不敢给爸爸处方，接到朋友的电话，我们想豁出去算了。

我和哥哥看到的那个医案，病情与我爸爸基本相同。但方子里面一味“旋复花”要不要用，足足犹豫了我们一个晚上。

“旋复花”是没有毒性的，但有记载“虚人忌食之，食之如杀人。”爸爸是虚弱到极点的人，用上以后会怎么样？

药煎好后，我叫阿姨送去。心想，如果爸爸今天过不去，就是我们的错。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大剂量攻下破瘀的断然措施。

爸爸在服药 7 个月 after 康复，至今健在。后来，他中风三次，也是我们中药把他弄起来，会走的。

所以说，在以后的行医中，对那些亲属生了肿瘤还被一些医院拒之门外的事情，我们是很同情很同情的。

三

搞药的人，最后成为医生的不止我们两个人。

有一天上班，来了两个天台人，找我们的，说家中有个弟弟生肿瘤，马上要不行了，他们到我们村里买棺材板。我们村里的人就说：“你们还不如把买棺材板的钱用来买药吃，我们村里孙家兄妹治这个毛病蛮来事的。”

我们一听头就大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又不是医生！

可第二天，这两个天台人又来，说：“我们弟弟说了，如果你们的药吃了没有效果，他就把药带到棺材里去，绝不怨你们！”

开出方子 15 天后，他们又来了，一看到我就“孙医师、孙医